

开往冬天的地铁



小王子是童话传说里才有的，还有玫瑰……没有脚

惟一会做的动作是幻想，惟一的停歇将预感它的死亡

彼岸没有希望，童话里只有孤独的人在唱歌

夜色迷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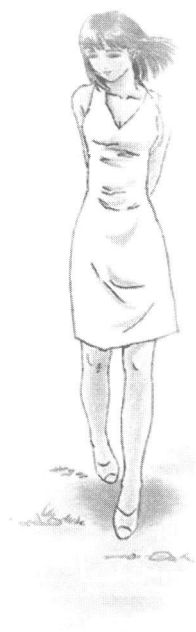
你将会看到它桀骜的身影

随风
著



现代出版社

开往冬天的地铁



随风
著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开往冬天的地铁/ 随风著.-北京:现代出版社,

2006.10

ISBN 7-80188-825-1

I.开… II.随…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字核字(2006)第 114841 号

作 者:随 风

责任编辑:陈世忠

策划编辑:萧 盛

出版发行:现代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100011

电 话:010-64267325 010-64240483(兼传真)

电子信箱:xiandai@cnpitc.com.cn

开 本:880×1230 1/32

印 张:5.5

印 刷: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188-825-1

定 价:16.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随风,原名邱明伟,1985年

出生,高二时发表处女作《我的妈
妈》。曾获大学生诗歌散文大奖赛
一等奖,华夏龙魂杯奖等奖项。

著有散文集《左岸年代,右
岸风》,长篇小说《请把她带走》
《绝爱》等。



序

日出东南隅

冬雪

读着爱情，坐着地铁。

“孔雀向东南”，飞的是日子，留的也是日子。哪段日子都有回眸，哪段文字都是情景，情景一段一段的，成就着《开往冬天的地铁》。

我见过四季的满月，有不同的景致与心情。可残缺的月亮是不是更有希望与盼头呢？希望的日子便是“爱情”的日子，爱这个世界，得拥有许多“情”——感觉：美或者丑，进而决定自己的积累行为，这“积累”怕是一生是否“幸福”的所在了。曾经读过不少风花雪月，风清云淡，读得心伤与心痛。很多写者，梦想着一夜暴富，梦想着跟星星一样，佯装得凄清美艳，呻吟了又呻吟。“爱情”的归宿在哪儿呢？爱重情深，划过星空便向心底，心底的“爱情”，才会灿烂始终。

本书作者随风说：“倒影映出我成长的轨迹，而回忆便是我脑海中无数个倒影。我在努力地做着，拼命地赶着，在追求中把握自己的年华，在一个个小小的成就中庆幸光阴没有虚度。我在自己的倒影和年华中不断向前，也相信时间不只是将一切带走，也会将一切记录、沉淀。”

读这些话，我是停下来思想的。





开往冬天的地铁

这世界由两部分组成：精华与垃圾。

当人心再没有光明可言的时候，总会有人挺身而出。有“作家”自称8岁，或者十二三岁就读过《红楼梦》等，小孩子信，我不信。我只信8岁只看过书里的画，还不知道画里的是什么。人类没有天才，只有努力与天份。每个人都有天份，比如“抄袭”就是一种天份；比如“名家”们嚎叫的“我就是自私”，这也是天份。当这个世界上，善与丑的天平发生倾斜的时候，不要大惊小怪，你只要选择一边站上去就可以了。后来人会收拾前者的残局，这跟所谓的道理、道德、法律无关。

今年夏天，凝望墙上，许多爬山虎，乐着，疯着，长着。

尽管，喜欢绿色，喜欢生命涌动的过程。可我，不会任生命自由自在，就像读作者的这小说，总是挑剔与赞美并行。偏到哪一边都会出现不同的结果，而时间与历史与后人，总有公正的时候，为这种“时候”，当然不敢胡说八道。就如爬山虎，爬得再耀眼，摇摆得再美，人也不可能圆它一帘，成它幽梦。其实，爬山虎就像人的头发，需要修剪；如“美”，需要得当，放任就是大问题。写作也是这样，作者得像个真正的花匠。问题是，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好的文字（这里说的是文字，不是故事）不会有阅读障碍，不会有矫揉造作，不会有斧凿之痕迹。

字里藏珠玑，句句含感情，做到这点需要一生的努力。

读作者的文字，时刻感到灵动与聪明，这是一个作家必须具备的要素之一。正是这点，《开往冬天的地铁》才会引发阅读与思考，阅文字，读才情，日出东南！





自序

我的倒影和年华

很多的时候,日子一晃就过去了。看过了郭敬明的《左手倒影,右手年华》,有一句话就那样不经意间给我留下了永久的烙印,虽然外表还支撑着一个男孩子的刚强,内心却像被《射雕英雄传》中周伯通的空明拳击中一样支离破碎了。他说:“大提琴的声音像一条河,左岸是我无法忘却的回忆,右岸是我值得紧握的璀璨年华,中间飞快流淌的,是我年年岁岁淡淡的感伤。”然后,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他书名的含义。

在这样的岁月,这样的流逝中,一个时代也许太短,也许不可能让我们有太坚定的信仰,我们普遍感到精神有点虚脱,里面充斥了更多落寞与无聊。

觉得自己前途无量,但现在却感到迷惘,觉得自己才华四溢却不愿做一道简单的题目。我们一生下来就自知承担不了英雄主义的重负,所以机智地躲开了,躲开了伤筋错骨甚至粉身碎骨的命运,这就是我们。我们这一代人无疑缺乏精神支撑,我们不能只是在迷惘里随波逐流地走向各自的生命终端;我们不能要求自己有什么内涵,思想与崇高的品格。只在噪动中没劲地用文字挥洒自己的青春;好像我们不需要任何知识就能得出“西西弗斯”式的结论。

我们在骨子里信奉了瞿秋白的话: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所以我们毫无目的而又勇敢地向前走。

瓦尔特·本雅明在他卓越的研究中发现了诗人波德莱尔笔下的





开往冬天的地铁

“拾垃圾者”的形象。“拾垃圾者”这个形象几乎是必然的与商品生活的繁盛及都市文明的贫困、空洞联系在一起。本雅明十分敏锐地指出：“当新的工业进程拒绝了某种既定的价值，拾垃圾的便在大城市里大量出现。”

“左手倒影，右手年华”，让我们理解：我珍惜那些无法忘记的回忆，更珍惜我值得紧握的璀璨年华。时间总是向前奔去，我想我们不应该被拖着走，而是穿好跑鞋勇敢地跟上。

《开往冬天的地铁》经历了三个夏天。

2003年夏天，经历高考、高三的压抑、和高中时女朋友的分手，自闭、萌发冲动，但知识的匮乏制约了思想的先行。

2004年夏天，大学、孤独、吉它、香烟、啤酒，认识了一个朋友，小说开始有了框架以及一些零碎的片断。

2005年夏天，知道他和那个有星星般目光的女友、想起自己高中时的女友，潮湿的小屋，暗无天日地写作。我的太阳他们的黑夜，直到小说落定尘埃。

我写这本小说的初衷只是想记录自己和朋友的倒影和年华，在此期间所经历以及所承受的一切都是自愿自受的。

同时，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海子（能写个把诗或者罗金海）大哥提供了很多的写作素材，虽然海子大哥一再坚持不必作说明，但我觉得还是必须说明一下，海子大哥为本书付出了很多，在此我再次向他致谢！



目 录

序	(1)
---------	-----

自序	(3)
----------	-----

第一章：镜子里的人开口说话了

(一)	(1)
-----------	-----

(二)	(7)
-----------	-----

(三)	(12)
-----------	------

第二章：春色三分

(一)	(15)
-----------	------

(二)	(18)
-----------	------

(三)	(21)
-----------	------

(四)	(26)
-----------	------

(五)	(32)
-----------	------

第三章：最大的属于极端疯狂者

(一)	(36)
-----------	------

(二)	(41)
-----------	------

(三)	(44)
-----------	------

(四)	(51)
-----------	------

第四章：王尔德的悲剧和五首歌

(一)	(55)
-----------	------

(二)		(62)
(三)		(65)
(四)		(71)
(五)		(77)
(六)		(84)
(七)		(94)
(八)		(104)

第五章：一染桃林 落红无数

(一)		(107)
(二)		(112)
(三)		(116)
(四)		(122)
(五)		(127)
(六)		(134)
(七)		(141)
(八)		(147)
(九)		(152)

第六章：他不想诅咒这个城市

(一)		(156)
(二)		(161)
(三)		(162)



第一章：镜子里的人开口说话了

(一)

有两种东西，我们愈是时常反复地思索，它们就愈是给人的心灵灌注时时翻新，有增无减的赞叹和敬畏，这就是心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这是康德的话，并刻于他的墓碑之上。是人类思想史上最冷静的名言之一。

与晗一起在校园的草地上仰望星空时，他当然不会有这种哲学的沉重。只是在内心深处，莫名的，非恐怖的凉意却似乎在袭击整个世界。

深邃的星空啊，到底容纳了多少神秘的真实？

与他一样，晗深信在某个小行星上住着圣·德克旭贝里笔下的那个小王子：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一天看上 24 日落，敏感纯真带着返璞归真的智慧，为了回到他的玫瑰身边而最终在沙漠里消失的小王子。

晗问他：“小王子返回了他的星球了吗？”

“当然。”

“如果他回去后发现他的玫瑰枯萎了又怎么办呢？”

“他的玫瑰不会枯萎，因为她会等小王子回去。”

“可是，玫瑰最终会枯萎的。”

“不会的，等待小王子的那朵玫瑰不会枯萎。”





开往冬天的地铁

“为什么？”

“因为她在等待，如果她枯萎了，那就不能等待了。”

有时候，灵魂是不灭的。灵魂的不灭可以支撑物质的不灭。

啥当然知道从他们学过的书本里面这样解释是不合情理的。但是她宁愿听从他的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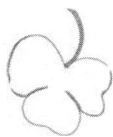
那会儿他只有 17 岁，在南方的一座小城读着高中。和他一样准备考大学的人很多，认识的以及不认识的，美的或者丑的。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忙碌和不属于那个年龄的苍白。每次老师点名回答完问题，他都会想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他会问自己，如果老师不采用点名回答问题这种方式自己还会听他的课吗？他想估计不会听吧！

一个没有学生愿意听课的老师当然就不成为老师，所以有些不自信的老师都用上了点名回答问题这一招来证明自己是一个老师。想到这里他笑了笑，他想到了萨特哲学的精义之一，这也许就是所谓的“自为的存在”。

他只好又抱着脑袋坚持下来，用自己的“自在的存在”来证明老师“自为的存在”，只是他背弃了萨特的哲学基础：他并不自由。这个世界也并不自由，他不知道这样的大环境有多少人感觉到了心灵的自由，如果是，要么他是一段木头，要么他与俗人的确有一样的哲学。

他又开始做梦了：他梦见自己是草原里的那匹黑骏马，在芦苇里寻找滕格尔的歌声，他看到了那个小女孩在风吹草低里弹奏着吉他，但那声音分明是 beyond 的《情人》，像郑均的《灰姑娘》，又像是刀郎的《情人》。他急着对她说：你错了。可他似乎又什么都没说出来，他又看到了滕格尔，他在那里喃喃自语，似乎忘记了怎样唱歌，天上突然下雪。他突然明白自己是一匹黑骏马，天下雪了，好冷，并且他应该死去。但他似乎还有牵挂，他的妈妈怎么办呢？他在应该或者不应该死去间挣扎。于是他醒了，他的手臂被狠狠地碰了一下，已经下课了……

kai wang dong tian de di tie



他的同桌张言羡慕地对他说：你好聪明，每次见你神游八方，可被老师点名回答问题却总是说得很有条理。

他总是笑笑。他想张言读不懂他的笑，也许自己也不明白吧？！

很多日子就这么过去了，过着过着也就过完了，成为过去了。他们都是平凡的人，所以只成为过去，而不是历史。

那段日子的末后，几乎是在一眨眼的时间，高三就真实地来到了每个人的面前。面对高三，他总是趴在桌子上懒洋洋一想：高三了……然后脑子里是长时间的短路，风吹过，哗哗的纸张卷起半丝潋滟……

其实日子来了，谁都躲避不了，担心更是毫无意义的事情。那天张言找到他：“我想住到校外，老师说那样可以更有利于我的学习。”

嗯，明白，确实有更多的时间熬夜。

那时候的高三，高三的习题，高三的压抑，以及所有属于高三的生活让他忽视了男女性别的存在。

学校的宿舍离教学楼有很远的距离，他往往会骑一辆自行车去学校，一辆旧的自行车，蓝色女式的，方便在学校之间往返。每天清晨不管刮风下雨，总在 5:40 分左右骑上车一起到学校上早自习。冬天的早晨特别冷，整条街道凝着一层比冷更可怕的东西。昏暗的眼前浮出一条浅灰色街道，两边种满了梧桐树，叶子不知从哪天开始落到了地上，被一些风扫进了水沟。

很多时候是他一个人走的，冷风吹得双手疼痛，随即麻木。然后他一个劲地加速，他时常在冷风呼啸过耳边的那一瞬间，忘记了自己究竟要去哪里。

早晨醒来，刷牙，洗脸，骑上自行车重复昨天的生活。他也想告诉一些人关于自己的生活，包括他的父母以及他的好朋友张言，但在他开口的瞬间，他忽然觉得任何诉说都是毫无意义的。然后他选择安静，安静背后的沉闷以及忧伤，他独自承受。





开往冬天的地铁

那个时候的祭啥,或者说那个时候的任何人都和他一样,包括张言以及其他的任何人。一些哀伤与无奈让他们学会了承受,不管能否承受。每个人也便是在那种承受之间渐渐地长大。时间也就那么过去了,但在时间里却注定有很多的不同,人与人的不同,男孩与男孩的不同,男孩与女孩的不同,面对那种必须承受的哀伤和无奈的不同……有些时候他会忽然想到女人,也许是在教室,也许是在宿舍,更或者是对着黑板前的女老师。他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总有一句话出现在他的脑海里——就像魔鬼展现着她完美的躯体:男人18岁就达到性欲高潮。

他想这句话如果不是高行健说的,那一定是亨利·米勒说的?也许是薄伽丘那个流氓说的,当然也有可能是他自己给自己编造出来的。但是谁说的并不要紧。反正很多人17岁时的确是达到性欲高潮,这我知道,我当然不是他,也不是张言或者小说里的任何一个人,我就是我,正在敲键盘的这个。

那时候,小城的边沿是铁路,每次听见笛声鸣起,心底莫名地浮起一种伤楚。

那年春天的一个下午,当老师在黑板前做了一次关于高考的高谈阔论后,短暂的沉默让所有人都感觉到一种无法表达的沉寂,沉闷郁积在了一起,超出了他们能够承受的极限。于是他骑自行车,沿着那条长街飞驰,企图忘却一些什么。关于生命,关于存在,关于荫翳。很多人陌生的眼神里闪着他的影子,他的眼神里也闪着很多陌生的影子。出了最后一棵梧桐树,迎来的是一条更幽长的街道。两边没有任何树,只有方格子的高楼,一层一层叠在一起如同积木一样。抬头看天,是一块黯淡的幕布,被高楼分割开来了。墨色的沥青混着沙子组成了这条长街,站在一端看另一端,看见的只有那种迷失的感觉。也不知道怎么,那个黄昏,街道上的行人会那么少,少得没一个他认识,



kai wang dong tian de di tie



也没一个认识他。他像幽魂一般在这块黯淡的幕布下飘忽，一路风声，一路陌生。

路的尽头依然是路，街的尽头也依然是街。自行车划了一道弧线，接着飞驰。然后到了一座小山坡，旁边就是铁路，另外一侧长满了梧桐树。夕阳已落，苍白的梧桐花在微风中颤抖。列车来了，许多陌生的过客漠然地望着山坡上的他，或者别的……

没人知道他叫韩若，在那一刻，名字本身已经没有了意义。列车过了，它的本身也不是为了他这样等待的人来的。铁轨上落满了梧桐花，碾碎的，残存的，飘摇着正要落下来的。他在想着，如果他沿着铁路一直走下去，他会到哪里呢？可能是一个叫远方的去处吧，或者别的。当然了，他没能走下去，只是想想而已。他不敢保证，如果自己真要走下去，能不能找一个地方来完成复习题。高考已经迫在眉睫，铺天盖地的题目欲将每个学生活埋。空白的脑海不停地闪现着两个字：承受。

他一直漠漠地站在那个小山坡上，直到暮色四合，才带着所有的苍凉以及苍白离开。但也是在那一刻，他开始想到了一个女孩，像梧桐花一样落寞的女孩。她问他：

是风吗？

是恋人吗？

转过身影留下飘摇的寂寞。

是你，

最爱的人，

难以带走青春的迷惘。

只是，

他只相信爱情。

再见了，





开往冬天的地铁

最爱的人啦!

他爱的人啦!

他在想着,如果真有那么一个女孩,他将牵着她的手,带着小王子,还有他的小火山,日落,猴面包树,花朵,水,阳光,狐狸,沿着铁轨一直往前走,走到一个只有他们俩的地方。任何与他们意愿相违背的事情,都不会发生,有的只是希望的。那样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呢? 那样她不再会落寞,而他也不再会压抑,那就是幸福。





(二)

从那个傍晚后他就开始幻想，很多的时候他都在幻想属于自己的那个女孩，他也幻想自己是孙悟空或者萨特。他开始发表演讲，演讲自己怎么用孙悟空的角色三打数学老师，怎么用萨特的角色让高考的所谓权威在自己的思想下瑟瑟发抖。讲着讲着，他就会手舞足蹈起来：

……叮叮叮叮叮叮锵，锵锵锵……我手持钢鞭将你打，我一鞭打你为老又不尊，夜晚爬墙勾引邻家孙二娘；叮锵叮锵叮叮叮锵……我二鞭打你满嘴唾沫将我喷……

忠实的听众却永远只有一个，张言。

他又开始幻想学校是一只吃人不吐骨头的怪兽，它正在与时间合谋来糟踏他的青春，他觉得自己的青春是多么的宝贵。他总是痴痴地想在自己这个年纪，毛主席正在北大图书馆疯狂地汲取图书馆所珍藏的精髓；拿破仑在布列讷军事学校研究世界地图；萨特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比较存在主义与超现实主义。他总是爱将自己和伟人对比，这种莫名其妙的骄傲与生俱来，那是骨子里的东西。

终于在后来一个早自习的清晨老师开始问他，“你为什么整天神思恍惚？你在梦游吗？你开天目了吗？你这样能看到高考试题吗？你还想考大学吗？”他发出了一连串的问句，可他只看到两片嘴唇在不停地抖动……

